

西河合集

論語稽求篇目

卷一

學而時習之
其爲人也孝弟尊

君子不重章
爲政以德章

子游問孝章
弟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子曰繪事後素節

有朋自遠方來節

賢賢易色節

禮之用章
父母惟其疾之憂

非其鬼而祭之
子曰夏間曰巧笑節

曰禮後乎節

卷二

禘自既灌而往節
哀公問社於宰我節

管氏有三歸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論語稽求篇目

事君數斯辱矣節
無所取材

聞一以知二
臧文仲居秦節

卷三

甯武子節
必有忠信如丘二句

人之生也直節
君子博學於文節

默而識之節

瑚璉也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弗如也節
自牖執其手

左丘明耻之

不有祝鮀節

子見南子節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

卷四

三月不知肉味
子所雅言節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
大哉孔子節

苗而不秀
不時不食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爻莫吾猶人也節

太宰問于子貢

唐棣之華章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疾君視之節

雖疏食菜羹瓜祭

卷五

德行節

孝哉閔子騫節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

行也

屢空

克已復禮為仁節

盍徹乎

樊遲未達至末

先之勞之章

此也正名乎

卷六

冉子退朝章

南人有言曰章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

不以道不說也

憲問耻章

問于西

彼哉彼哉

桓公九合諸侯

桓公殺公子糾章

陳成子弑簡公章

古之學者為己節

蘧伯玉使人節

會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作者七人矣

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論語精義未篇目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子問公叔文子

知及之章

子問公叔文子

卷七

祿之去公室章

齊景公有馬于駟章

謂孔子曰來至末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

虞仲

太師摯章

周有八士節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

倦焉至末

堂堂乎張也節

允執其終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豈小子履節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稿

陳元龍廣陵
張希良石虹較

論語稽求篇一

論語稽求篇者予歸田後復讀論語之所爲作也明制以八比取士士子挾四書一編及他一經穴紙而貫以繩居置几按出而攜之中箱間及試禮部有名則唾而抵之牀下曰厭晦予少讀論語爲經生長而棄去及以辭賦應制科暨館閣撰述則皆與經義無與然而甫乞假而讀易讀禮讀春秋論語則是經

論語稽求篇

學之必無籍于八比明矣乃少讀論語噉然至再讀而反疑之迄于今凡再三讀而猶豫頓生似宣尼所言與七十子之所編記其意旨本不如是而解者以已意強行之漢初立論語學官其時去古未遠尚有魯論齊論古論三家本每家立學亦尙有師授十餘人其在魯論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以及丞相韋賢父子前將軍蕭望之等各名其家而至于齊論古論則王吉貢禹膠東庸生以及馬融鄭玄各有解說然且安昌侯張禹能統古齊魯三家合爲之論以授成帝而惜其後之俱無傳也西晉何晏

本老氏之學不習衆說專與侍中荀覬輩略取孔安國包咸及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餘論而叅以已見雜採成篇名其書曰集解正始中上之而采朱氏註則又僅見何氏一書別無他據旁彙以同時學人之言似與聖門之所記稍有齟齬先仲氏嘗曰此宋儒之書非夫子之書也而乃有明取士勒爲功令家呻戶嘑習矣不察間嘗欲取其義理探其旨趣剖析討論務爲可安而義理廣大就仁智所見皆可以各爲爭執而至于旨趣精微隱顯毫末離朱不能視子野不能聽是者既不敢自直而相安于非者

論語精義

一

卽欲驟爲刊之而無所于證定然而言論旁及多見事物凡夫禮儀器制方名象數文體詞例皆事物也如人身然義理者府藏也事物者耳目也府藏人所不見我以爲府而人必爭以爲藏何從質辨惟耳目昭昭在人人有指耳而稱目指鼻頰而稱頤頷者乎義理難明則吾以事物明之府藏難辨則吾以耳目辨之雖曰顯見旣差安問微隱然而事貴類推蓋卽耳目間而已有如是其可疑者是以無據之言必不以置喙無証之事必不以炫聽偶有所見則必使聖賢形模明明可按而少無實學老且健忘捫腹啗嗜

十不得一以抔土之微而思益泰山我知其必無是也嘗考漢令分古今二學古學校文則聖賢所垂必不許更纂一字而至于今學射策勅祿則任從出入明制不然章句取士必限以共遵而至于改經換傳顛倒聖言則一概不禁是以禮記大學從朱氏改後復有偽石經改本于隆萬年間公然呈進恬不為怪今又不然取士照舊式雖曾用臺臣疏加以

宸斷已經救改八比而既以諸生未嫻姑復從舊至于羣儒別解不襲章句有裨聖學者特頒

上諭使搜輯呈進凡若于本而侍衛成德較刻經解

數萬卷則多與取士章句不相合者大學士馮溥嘗

言

皇上博學會有詞臣進頌以貧樂好禮對句不敵傍一臣治禮經者曰臣習禮經坊記有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則好樂好禮本自相當而

皇上云不然好與樂複仍非兩儷是不如史記弟子列傳後漢東平王論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為偶對之

切今註疏引孔註亦尚曰是

皇上于章句外無所不通而今之習論語者未嘗于新舊兩註有所窺見一遇引經輒墨守章句以為功

今所在不可踰越。是徒以一時肄業之故而反欲廢
千聖百王之所學不可也。漢章帝建初詔曰：五經剖
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先師微言。將遂廢
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扶
微言，廣異義焉。夫以東京學術彪炳千古，然猶恐章
句乖疑，有舛聖學。特救廣稽異義以求其真。况以微
言響遠之秋，加之典記沈淪之後，雖屢經

聖諭四徵載籍而一經未明，何以証學。因輯魯論所
記者彙爲七卷，名曰稽求。將欲藉考稽以求夫義類
之真是者，世不乏稽古之士，苟有卓見，卽或舍我所
求者而更求之，寧有盡焉。

論五經求篇

四

學而時習之 學之言效從來無此解。按學者業道之名，賈
誼新書引逸禮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皆以道
言故學。記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鄭康成直註曰：有
聖人之道，謂之學。蓋單提學字，便是業道。百工居
肆與君子之學，正有分別，以爲學非肄術事也。若
汎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且效亦何可時習。乃
又以論語舊疏學訓作覺，遂曰後覺效先覺不知。
此出說文白虎通覺作警覺解，以教學言如孟子
覺後覺之覺卽學字也。今仍以效爲學而又添覺

字則覺效雜出大質亂矣先仲氏曰禮記疏學者
數也卽覺也故禮記學字多讀數字如學記惟學
學半學不躡等小樂正學干類是學者教也而以
爲效豈又字音致誤耶

有明自遠方來節

同門曰朋此是古註自說文及詩註左傳

註公羊傳註皆然孔氏正義引周禮大司徒註同
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
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
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
也若朱註作同類則他無可考惟孟子有云聖人

論語卷一

五

與我同類者然是凡人汎稱非朋矣大抵學中境
次從黨序肄習之後旣已分門又復來合致足娛
樂此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居
正可比觀蓋以離爲苦則必以合爲樂也至若學
問相長彼此宣暢亦朋來必有之事卽以此言樂
亦無不可但朋來不可混耳

姚立方嘗曰有朋節集註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
夫旣以朋爲人而又云以善及之是我以善及彼
彼無以善可及我何以爲朋且信從二字出自中
庸無徵不信不信民勿從此明明是庶民從君之

詞不惟非朋且非弟子矣此豈學中所有事者果爾則豈有信從既衆而猶然人不知者人苟不知是必我善未及人也是必信從未衆也如此則愧悔不足何不愠之有

其爲人也孝弟章

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註甚明孟子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又曰親親仁也實卽本字舊儒每比之木實之實卽核中仁也根莖也所謂一在木下爲本也然則仁本孝弟矣若親親仁民以節次言則但言其粗者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無孝弟之說也若然則孟子良知良能之說真異學與先

論語精義

六

聽齋曰驟讀有子原文反覆踴躍跳擗掉而爲是言定知堯舜之道只在孝弟其警誓後學提撕聳聳何等急切及一聞儒說而索然矣張南士曰凡立言各有所重此文且極言仁本孝弟縱使孝弟本仁且讓他日說今日且談風月耳何也以此節申論孝弟也此言良然

何註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然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宗孝經序以孝爲百行之源源卽本也李

延壽孝義傳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則竟以仁爲人道卽道生之道也以仁爲孝弟所資資深則逢源明云仁是資取孝是源本也惟漢詔舉賢良謂賢以孝爲首則微逗先後之意然但以施用節次言如孟子親親仁民語非本論也至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孝弟之說且混本末爲先後其異說所始實本諸此然當時早已辨之如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蔭爲大而孝

論語精義末篇

七

以心體本根爲先則仍以本字折先字且辨旣明了則至說已暢又何容再襲客說以啓更端先仲氏嘗云漢學篤實東京尤甚然其時已逗有魏晉王何虛無講論大意正指此等不知後儒又何以復出于此

魏文靖講學湘湖其門人御史何穆之篤行儒者嘗曰兒齒讀務本節了了及熟師講論而反周章不得決夫心所不安必非至理其後有舉三坎之說者穆之曰以一坎爲本是不曉河源而妄指積石爲源此博望所爲詐也而可乎

本字不訓始字惟宋真朝作廣韻始有此釋但此節本字則斷斷不作始解爲仁之本卽務本本字也孝弟爲仁始則必先曰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恐有子無是語矣爲仁亦不是行仁爾雅曰爲造作也字書並無解行字者本文其爲人也不作行人可驗

賢節

四者非至德絕行不必學而後能之故曰未

學舊註甚明後儒曲衛學字必欲悅前賢之意以伸已說則聖門多扞口矣按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

論語卷末篇

八

嘗廢學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天下原自有不學而可知能者今但以未學而行而卽疑廢學則夫未行而先學不幾廢行與豈果格物是窮理與舊註服勞非大孝事本禮記語其以致身爲注跖之行者謂不能匡君衛國而徒以身殉孺子之忠也故云然此與夫子不許召忽同意若秦之三良齊之徒人費則恩倖之流致身何益又下此矣

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亦則色是顏色謂改容而禮之程伊川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難易

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漢李尋
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
于此顏師古所訓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若云
易其好色之心則必明出好字如如好好色吾未
見好德好色未有祇下一色字而可成句者凡訓
詁之家名爲章句則于字句間似亦不宜臬兀如
此

徐仲山曰註書最患添出如賢賢易色何註與朱
註皆曰易其好色之心則其次辟色亦曰吾辟其
好色之心如孔子之辭衛靈將誰非之

君子不重

君子不重

論語卷末篇

九

爲一章此木子罕篇文而復簡于此者今既誼重
出乃不註之此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
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此一誤也又不在于其位不
謀其政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本是一章其
泰伯篇有不在其位二句此復簡也乃誼重出者
又不註之泰伯篇而反註之曾子曰之上以致曾
子引經不解何意此又一誤也夫既名章句自必
審章審句使其可安一則本分章而故合之一則
本連章而故分之總不可解

用禮

之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樂本同原

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彙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乃若知必和而專于和不事樽節則過曲不可行而過通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此又一截也舊註不分節然疏義畫截如若是若集註則明引樂記八字于註下而分節則以小大由之屬虎王句作一節不矛盾否

爲政以

德是德爲政譬如下是此喻以

德爲政之象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

論語卷第

衆政具舉譬之天象俱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振裘在挈領象有然也若云以簡御煩以寡御衆無爲而天下歸之則是無爲而治之譬驢頭馬嘴矣若云爲政以德則自有此效則又另一譬矣魏文靖曰解經最患添設聖人語言不容攙和少加攙和便是變亂此不可不慎者論語兩譬如皆緊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故如譬語未有正言是一意譬語又一意者集註于爲政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下兩譬俱各自爲說不知何解四書有倒譬譬如爲山譬如平地是止進之

譬例譬也有反譬譬者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
也有正譬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正譬君子之道
持載覆轉錯行代明是正譬和憲律襲之無所不
備皆緊接正言而加以喻語况為政以德與先傳
後倦正譬頂針尤極明了攙和一語便礙矣按拱

舉也中庸其人存則其政舉

包註德者無為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然尚有馬
鄭向歆輩以師承儒術挽回其間至魏晉而浸淫
矣何晏異學本習講老氏援儒入道况出其意見
以作集解固宜獨據包說專主無為而程朱二氏

論語精義

十一

自命醇儒乃亦從而和之豈洛蜀諸儒果壽涯麻
衣革山道者之徒與按晉書武帝作耕籍詔有云
朕思與萬國以無為為政此一語實當時儒臣變
亂儒說參易聖經大啓惠帝荒政及清談虛無神
州陸沉之漸今就經解經絕無參易又何可使西
晉異學復肆變亂如此

為政以德正是有為天子明下一為字則縱有無
為之治此節斷不可用矣况為政則尤以無為為
戒者禮記哀公問為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為政
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

爲百姓何從則此一爲政明日必有爲明日必不
可無爲夫子此言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
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重言疊語而註其書者必
從而盡反之何也論語與禮記皆夫子沒後七十
子之徒所作故大學中庸出自禮記若坊記表記
儒行哀公問諸篇則實與論語相表裏者乃聖門
弟子所記如此晉宋諸儒所註如彼孰是孰非必
有能辨之者

父母惟其
疾之憂

惟疾之憂他無可憂也馬融解如此然此
是正說若云父母愛子如此子當體之以行孝則

論語音義篇

十一

本句敬後全藉補設恐主客無是理矣况以慈啓
孝隣于施報必非本旨

于游問
孝節

今弟以養爲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之即犬

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註正說
若人養犬馬此何憂邪說之最不通者不知朱子
集註何以反遵何說而屏舊說不一及真不可解

凡舊註
皆何氏新說

或疑犬馬能養人舊註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

養人者古文云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

縱生指人養者服侍之謂也若人養犬馬則人伏

侍犬馬矣何可

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
會哲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者
齋文王世子監言疾則世子齋玄而養此侍疾也
世無疾困饗飲食者至檀弓事親左右就養註作
扶持舊嘗疑之及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君
就食于臣師可征教如近世延師供僮者然後知
養之爲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
不侵官而孔穎達引春秋樂緘御晉侯事以明之
謂樂書帥師雖君車陷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

論語精義

十三

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
母則初生孩幼豈供菽水所謂承歡卽養也故養
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
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
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餵飼也莊
生養木雞孟子養貳棘非餵飼也史斷養都養
皆作服侍解
或曰此養字當是食養觀下章有酒食先生蟹可
驗不知此正二義兼也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乎
服勞奉養非奉侍飲食而何
徐仲山曰犬馬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

之有幾見有人而不能餵畜者乎

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鳥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于章疏者若晉束皙補亡詩云噉噉林鳥愛哺子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爲食養然亦禽養親非人養禽也且晉本晉人其在晉時已未嘗一用何說卽至趙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亦尙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乃不意數千

論語注疏卷之四

十四

年共遵之註而何氏以一人變之以晉唐宋並不一用之邪說而朱子忽遵之尙使遵之而善遵之可也變而可反不善以爲善則變亦可也乃遵此註而斥親以犬馬之名變小序而強坐人以淫失之罪尊經與抑乖教與

張南士曰古罕譬曲喻皆有倫類擬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耆老比君遂成弑逆齊鮑收斥先君墜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

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矣人不解經亦當通經蓋亦取坊記一再讀之

書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孝乎二句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

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此雖本君陳篇

文而自爲詞句與說命高宗克陰立祀旣免喪其

惟弗言作高宗諫陰三年不言湯語爾有善朕

不敢蔽諂簡在上帝之心改作帝臣不蔽簡在帝

心此論語引書之例或謂古文君陳非孔壁

舊本則雖不立學官然其書仍藏內府故西漢之

末言古文者劉歆尚能出內府所藏參對同異何

論語音義

十五

嘗有僞惟論語文句不同故蔡邕書石經直以孝

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

然有孝乎惟孝四字與包註同降此而潘岳閒居

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爲政也夏侯湛昆弟誥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潛明卿大夫孝傳贊

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此

皆明引論語見于篇章之顯然者集註誤以孝乎

作句則未有旣出書文而可以攙口語二字于經

文上者見或問爲政未嘗問孝而隄以孝乎二字

誥之此皆義例之必無者也若謂晉後爲僞書乘

是時播遷之後內府所藏久已散滅因採羣書中所引古文雜奏成書故有異同別在晉祕府原有古文尚書經文未嘗毀滅其在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是孔安國傳並非尚書蓋尚書無僞本祇文與論語稍不同卽論語疏引尚書解包註亦未嘗以包讀爲非所謂兩存之以備叅考者不謂今之知彼讀不知此讀也淮安閻潛丘與仁和姚立方皆有古文尚書辨僞行世此大不然者然其引論語異讀如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真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卽太平御覽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作何是尙書見在亦復有論語蘆法一綫不斷如此等者正以讀論語與讀尚書有不同故如是也

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閻潛丘曰此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故曰美大孝之詞

非其鬼而祭之鬼是人鬼謂人之爲鬼者專指祖考言故又曰其鬼周禮大宗伯職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人鬼爲祖考是也但非祖考則誰肯爲之祭者左

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而猶祭者則在春秋時亦早有以人鬼受享如漢祀樂公吳祀蔣侯蜀祀武安王類故僖三十一年傳衛成公遷都帝丘欲祀夏相夏相者夏后啓之孫也密武子止之曰不可祀魯何事

論語卷末篇

十七

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此欲易許而故請之皆顯祀他鬼之証若祭法人死曰鬼又以無廟壇而祭者爲鬼如官師以王父爲鬼庶人父死卽爲鬼此單指無廟祭者言然總是人鬼

矣

是可不忍也孰不可忍也

舊註曰是當罪責不可容忍此是正解

自集註以此爲副註便昧此說按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鑿鑿不從亮啓鑿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爲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忍孰不可懷此皆解經之見于行事者若在史館見明正德廟司空張巖以三關良民倚宦官作盜上封事曰是可隱忍不發則誰當發者因嘆明代

取士首用八比然猶有古學雜見若是而今并亡之矣據曰斥季氏忍心未爲不可乃作八比者于此節曰動其惻隱之心于下節曰動其羞惡之心說則巧矣亦思惻隱羞惡創自孟子而謂宣尼口中預有之耶

子夏問曰

素以爲絢兮絢者飾也言具此美質不必

復飾也卽此素也而可以爲飾此詩所以美也然而素也非飾也素何可爲飾乎夏所以疑也

巧笑三句非頌人詩後儒亦能言之但謂頌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則不然詩篇一

論語精義

十八

章多一句往往有之祇夫子刪詩但刪詩篇未聞刪詩句者先仲氏曰中庸表錦尚絢不是頌人詩若是則夫子爲改詩素以爲絢亦不是頌人詩若是則夫子爲竄詩改易不可黠竄亦不可也然則後儒所云唐棣刪一節巧笑刪一句者皆私欲改經而姑借此以自便豈可訓耶

子曰繪

子弟知素之爲質而亦知素之卽爲飾耶彼

繪畫之事五采並設素之色在五采之間素固非

所先也然而五采雖備素反後設若惟恐先素而

汙易濫者是必俟衆采先布而後各布素以成其

章所謂繪畫之事先采色而後素功者素亦在所後也。是素亦飾也。惟素後于采故素可當絢此正答解詩詞

按周官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者五采也。謂青赤黃白黑也。又曰畫繪之事後素功素者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恐其易漬汗也。大抵畫繪之工有繪繡二事。虞書上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下裳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作繡。是一繪一繡。原有二工。然總曰繪事者以繪固繪。卽繡亦先繪而後可繡也。乃虞書又云以五采章施于五色。是其地皆以五采爲之。在衣則東青

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分四時方色以次相配而績之。而在裳則青與赤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黃以次相間而繡之。然云雜五色者則必先布青赤黑黃四色而云後素功者然後以白采分布其間如赤之次白與間白白之次黑與間黑無不留白采而後布之。所謂恐其易漬汗也。所謂後素功也。

周官諸工俱有成數。旣曰繪事則不得以私臆妄解。先後故就周官文復裁以二鄭之說而櫛括如此。或謂楊中立解此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爲據。此是確証而集註反引考工記一語何也。曰正惟

夫子口中指定繪事二字便不得以他事解之蓋
禮器所言與考功繪事不同其所云白者以地言
也非以采言也故曰受采言地可加采也繪事所
云素者卽采也素采者五采之一也同是五采而
施有先後故曰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素卽是絢
素不必加采此與禮器自地加采之說已自不同
况倩盼必加絢則倩盼何足爲美且以此加彼何
分先後註旣引考工而又引楊氏禮器之說則黑
白雜舉誤一旣引考工而又不知考工之解反以
禮器解義強準考工誤二爲絢非加絢以爲訓加

則考工義詩義字義俱失之矣誤三且古學引証
關係極重考論語繪事漢儒俱引考工爲証考工
繪事二鄭又引論語爲証至禮器白受采在漢晉
儒者並不引論語考工一字卽唐孔氏疏亦並不
一旁及而宋明諸君作禮記註如陳徐集說則承
論語朱註并繪事後素相反之語皆拉雜入之矣
此皆有志經學所極宜審辨者或又謂夫子時不
必有考工記何必定以考工爲斷則大不然古惟
官有工事民間不得有工事故曰來百工指國家
言也國家則自有一定法度非法卽誅見書繪之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春庄稿

文輝克有 遠宗躬黃較

論語稽求篇二

禘自既灌 而在節

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

是吉禘。春秋閏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

以為合羣廟祧廟之王升食于太祖。即是禘祭。然

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

卷論 五音 朱嘉

大事是禘是也。一是時禘。即時祭之一。王制云春

禘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禘。夏祭曰禘。而郊特牲

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

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

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賜

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原得用天子

禮樂。但羣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

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嘆正

同。此皆較之禮經。覈之三傳。而章章有據者。集註

不引經傳。但引唐人趙伯循說。而于不欲觀一嘆

則又資以既灌之後誠意懈怠爲言是郊禘非禮
反屬扈辭非本意矣但舊註集註各據一禘皆各
有所本舊據吉禘集註據大禘何以知子不欲觀
是大禘而非吉禘予嘗謂吉禘之說始于春秋其
時升新廟審昭穆所云合羣廟之至與祧廟之至
而皆升食于太祖者本是禘祭而吉禘二字是其
別名觀三傳所記只有此祭並無審昭穆他祭
而經文于閏文二年禘大事之後亦並不曾別
有特禘羣廟之文豈有同時喪禮而一記之一遺
之者則夫喪畢之祭必其祇有禘而並無禘可知

論語集注卷一

也

吉禘是禘之別名然別有禘

或謂鄭康成禘

說甚備

自始喪藏至卒哭返室以及耐廟遷廟諸

禮有條有敘而至于禘禘則曰三年喪畢禘于太

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

名此句見

其于禘禘連舉處分別歷歷豈有原是

一祭而可分作兩祭者而予謂不然喪畢之禘並

無他見惟見之公羊傳文而明年之禘則正從公

羊傳文而誤分之者公羊傳曰大事者大禘也大

禘者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至陳于太廟未

毀廟之至升合食于太祖

此是五年而再殷祭

也其云升合食者禘也殷祭者禘也再者相繼之詞也則公羊明云此時止有一禘至五年而又一禘而康成一禘之後次年一禘至五年而又一禘是誤解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文以爲五年再祭則必先此有一祭而因增一禘于喪畢之次年致後儒謂喪畢有禘而不知其不然也且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說本禮緯而先儒皆遵之據公羊喪畢而禘正三年也五年殷祭正五年也喪畢之明年則四年矣若以何休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推之則自僖八年禘于太廟數至文五年當

論語皆求禘

二

有六禘而數並不合蓋禘名甚尊然亦甚雜禘之名禘則在經文吉禘二字已先有之故孔安國註論語以禘名禘禘而春秋大事杜預註左傳曰大事是禘何休註公羊傳曰大事是禘則在禘原有禘名而至于他祭之雜有以烝爲禘者國語烝將尚書云烝祭名韋有以練爲禘者禮期而練祭路以爲即禘也國語實傳中詳祭有以夏時之禘以罔丘爲禘者皇天于罔丘曰禘有以夏時之禘卽爲大禘之禘者明堂位季夏六月禘周公太廟至七月則秋時矣此夏禘也雜記引孟獻子語改之盛莫重禘祭卽大禘也故升歌下管用天子禮樂而康成誤增吉禘且又以郊與罔丘俱是禘大

傳禘爲郊以祭
法禘學爲園丘

此則誤之中又加誤者蓋夫子嘗郊矣孟子膾肉不至史記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是也夫子嘗禘矣子入太廟禘自既灌而往是也郊是郊禘是禘未嘗合并而至于言禘則夫子全無之考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四年此時未遭國喪不容言禘且諸侯五廟計之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又且定之元年季寤與公山弗狝等因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遂就閔僖祧廟而各順其位則此時不惟已祧兼且不逆而解論語者尙曰不欲觀以逆祀故夢

論語卷二

四

哉

射不至皮爲
力不同科

射不至皮一句徐周時禮文夫子誦而

釋之儀禮亦引入鄉射禮篇朱註云鄉射禮文是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至皮上有禮字則該舉諸射如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至皮之射者勝者再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如儀禮註澤宮獻禽後亦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朱註不明出禮射字而又誤以至皮爲貫革爲卽武射則兩失之矣按至皮與貫革不同至者着也至皮者着于皮也鄭康成所云善射扶風馬氏所云

能中質是也。夫射期中質，豈有習射而反以不中為能事者？但射名不同，有專至皮者，有不專至皮者，不專至皮，卽不至皮者也。如周禮鄉大夫職，退以五物詢衆庶，卽鄉射禮也。然而五物者，一和二容三至皮四和容五典舞，則此至皮卽五物之一。又何嘗不至皮？然而曰和曰容曰典舞不止此矣。則不至皮矣。推之而大射賓射燕射，猶是矣。乃若至皮則有之，儀禮曰至皮之射，註引尚書大傳謂虞田獻禽，取備祭物，而以其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謂之班餘獲之射。是時雖澤宮揖讓

論語稽末篇

五

與虞田力取稍有不同

尚書大傳謂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貴揖讓也澤

宮不中雖虞田中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也

宮不中雖虞田中

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也

且又必期于中質

謂澤宮習禮之處非所

至皮若夫貫革則專取達革周禮司弓矢所云甲

革樞質

禮射張侯至皮之射張獸皮武射不張侯弁不張獸皮直取甲革樞質而射之故國

人註亦有

說樞質文樂記所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

是武射且亦名試弓習武之射

亦習于澤宮此并見儀禮註

非至皮不至皮可得言者蓋至皮者力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至皮者禮

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必祈中而

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必祈中而

不止于祈中者以爲禮也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等
故夫子解之曰禮射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
故耳舊註引周禮朱註引儀禮猶是引經証經引
禮証禮而不經諦觀便復有誤况臆斷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

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名答之以

爲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
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
名櫟社粉榆社者乃其義卽在乎此如周名栗社
則其義以戰栗爲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
然而君以威勝民其義疎矣夫子惜其解說之不

論語稽求篇

六

當也故引古語云成事不說謂已成之事不可妄
加解說者正謂此也其又引遂事二語連及之也
若齊論本則又以問社社字作主字謂問廟主之
木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文二年作
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
卽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爲証
此說之最異者而朱氏集註又云古者立社各樹
其土所宜木以爲主則既似問社又似問主兩不
可解既而知其錯解周禮田主二字以致大誤周
禮田主田祖之稱非田神木主也大司徒封人二

職俱有設社稷壇壝而樹之語謂國中社壇也大司徒職又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在野耕藉壇也耕藉祀先農不祀社而亦以社名特社壇社主用石不用木而在野藉壇則併石亦無之但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一如後之稱社樹者而其壇與野卽以樹名如依松曰松社之野依栗曰栗社之野類蓋藉壇爲耕藉設原與大社相表裏而其制有異朱氏旣不解田主之非神主又不識社主之用石不用木又不識藉壇之并無主妄以周禮主字謬合之齊論廟中

論語稽末篇

六

之主誤矣若齊論問主原屬大謬彼不識宰我所說本尚書耳自虎通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宰我引經原是論社與主何與乎

社壇暴露無廟藏木故用石主唐時議主製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皆如此若其製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則古軍禮有載社車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恐過于長廣難移行耳

子貢欲去牛魯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

易者舊註無學識引鄭康成始不視朔一語而朱註又仍之雖告朔與視朔本一時所行然終是兩事兩名不容混也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註謂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饌羊則此饌羊者本朝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夫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則是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

論語稽考篇

七

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

始不視朔蓋朔有朝享朝廟二禮朝享卽月祭不

在祖廟諸侯月祭三朝無祖廟舊註誤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

與視朔全無關涉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

曰告朔之饌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

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

公爲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乃不引告

朔反引視朔且曰不視朔而猶供此羊則視朔當

供羊乎何鹵莽乃爾

管氏有歸 舊註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

嫁爲歸諸儒說皆如此朱註獨謂三歸是臺名引
劉向說苑爲據則遍考諸書並無管仲築臺之事
卽諸書所引仲事亦並無有以三歸爲臺名之說
劉向誤述也

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
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
三宮也而何休註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
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
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亦云
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今管仲娶

論語管仲篇

八

三姓女故曰三歸其說甚明故國策則明云管仲
爲三歸之家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而
班氏食貨志直云在陪臣而娶三歸曰家曰娶則
斷是娶女不是築臺審矣况史漢諸註凡引三歸
者無不以三娶爲解故朱子語類亦知三歸是三
娶但曰如此却是僭不是奢故不用其說殊不知
僭卽奢也史記管氏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玷漢
書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
庭皆以三歸爲奢僭之事蓋奢與僭相因奢則必
僭誰謂奢僭兩事乎

劉向誤述仲事因誤解國策所致按國策周文君

免工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悅因曰宋君奪民時

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

爲司空司空主督築者左傳子罕親執杖民以行築民非子罕而善其

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

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彪曰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娶女也

非自傷于民也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

君非之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

臺也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朴築掩之齊桓

之非在女市女問之多則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

論語精末篇

九

蓋若非則一而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最明了者

劉向見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

上不立娶字遂疑爲一類而溷齊于宋溷仲于罕

溷娶女于築臺且公然改三歸之家家字爲臺字

而不顧則試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

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說苑此文明襲國策

說苑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

傷於民其所云自傷於民則正襲國策非自傷於

民語國策以爲有此掩蓋之臣則君不自傷於民

此連三事以解周君非謂管仲欲自傷民也讀古

不察展轉訛謬幸有明眼者爲之驚心萬古長夜
于是始且不然漢後儒說其足誤人者多矣凡左
傳國策則更非漢儒師承可藉口耶

或謂三歸臺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古凡娶
女多築臺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
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然管氏築臺終無據不

可爲訓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只是言我未見力不足者卽或有之我
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語張南士曰論語是夫子口
說啓齒闔吻皆有起訖如釋氏語錄然今儒者自

論語精求篇

十

敘講說一倣釋氏語錄代以俚俗獨於夫子口說
雖極明快如蓋有之矣亦必支離掛搭使無可解
釋而後已此何故也舊註蓋有謂原有好仁惡不
仁之人固屬難通若集註謂原有用力而力不足
之人則于夫子未見一嘆顯相悖矣豈可如此若
曰卽用力者亦未見則既未見用力焉見原有用
力而力不足者若曰用力者偶未之見則似見用
力者其常未見用力者反其偶也何矛盾也
人之過也各但曰知仁則惟知有仁並無知不仁一
於其黨節邊尹氏以仁不仁並言程氏以厚薄愛忍並言皆

非况可添廉貪通介種種乎大抵黨字作類字解指倫類言則單指爲人受過者言受過各有類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則於兄弟一類孔子答昭公知禮則於君臣一類孫牲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則於父子一類子路爲姊喪不忍除服則於女兄弟一類總是仁愛之至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觀之而可以知仁天下豈有爲人受過而尚可目之爲不仁者乎則何厚何薄何愛何忍乎

表記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亦但言知仁不言知

不仁可驗

論語精求篇

十一

按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此爲本司受過又劉宋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君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喬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嘆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之見于事者然皆是知仁

並無知不仁者集註亦載吳祐傳事

君子之于天下也節

適莫與比皆指用情言適者厚也親也莫

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當情爲和過情爲

密此皆字義之有據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

何薄何親何疎惟義之所在與相比焉國語司馬

俟曰罔與比而事吾君矣與比二字此爲確註又

正義子子見南子節疏云子路以爲君子當義之

與比不當見淫亂舉比義與親亂反觀更自明白

此節舊解無訛然舊儒解經自如此又其友人

後漢劉梁著和同論有云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

論語精義求篇

上二

美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直以適莫至愛惡言

若李燮傳稱燮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

美其時頴川賈彪苟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

交二子情無適莫直以無適莫言燮之用情無厚

薄處則是漢魏解經先後一轍不惟論說兼見行

事而坐井之徒竟不知井外之有天何也

事君數斯辱矣節

數不是言本文並無言字卽數字義亦並

不以言煩爲解况事君以言人臣之不足也言而

有信朋友之細行也子游是言所包者廣祇屬進

言不過一節且經文何必定添改耶

舊註數是速數所謂偏促煩瑣也祭義祭不欲數
會子問不知已之遲數賈誼文淹數之度指煩速
言故爾雅說文皆以疾註數而廣韻增韻卽以煩
煩屢數爲解此卽僕屬不絕齟促取憎之意故數
卽僕僕子思所云僕僕爾亟拜以卽煩煩楊子所
云煩煩之黨甚于鬻斯皆是也若先仲氏曰數有
三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
是細數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其說
甚備然總不以進言立解後聞姜汝臯講論語亦
有此說惜未經見耳

論語稽求篇

十三

期也 明堂位說四代之器有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
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之器則
是夏璉而商瑚今云夏瑚商璉此襲舊註而又誤
者也正義謂包咸註論語杜預服虔註左傳皆與
明堂位不合此必相從沿誤者蓋事別有據猶可
兩行今祇見禮經而諸儒所說別無引註則何苦
又沿誤乎不然則禮經非乎

無所

取 乘桴之嘆原屬寓言忽復作莊語譏其不裁度

事理則于夫子諷嘆本旨全然不合况材裁不道
周易財成天地漢書財察財擇並非材子卽欲強

通而裁處之處并不是取凡事可受裁則曰取裁
今譏其不裁而加以取字材裁可強通處取難通
見矣鄭康成曰材桴材也夫子乘桴是微言而子
路不解故復以微言諷之若曰由也乘桴之急過
于我但大海蕩蕩桴材極難第欲竟取一佳材而
無所耳爾雅桴桴也國語齊桓西征乘桴濟河大
抵皆編竹爲之可涉小水不可涉大川况大曰筏
小曰桴小物大用材更難得此與屈原九章乘汜
桴以下流兮無舟楫之自備同意

晉樂肇論語駁曰適用曰材由過好勇便不適用

論語語階末篇

十四

此于取材取字最得解特譏其好勇稍與當日情
事不甚合耳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

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卽始見終則祇一事之始末
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

回遠矣按舊解無註朱註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

終本于宋邢昺疏義而因此識彼一句則自爲解

者古人論字以一橫該東西十縱該南北其包舉

參互不一故有云數立于一而備于十又曰十者

數之具也又曰十于數爲小成原未有以一十當

始末者若云卽始見終則一事首尾矣至于聞一
知二則自三以至于九爲數尚多故不如如祇以
彼此分之則對待之詞其數已畢大失名義幼時
聽塾師訓曰顏淵問一件知十件子貢問一件知
兩件暢是明白故世說載廣陵徐淑以年小舉孝
廉尚書詰之曰昔顏子問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
以幾與十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彌衡作顏
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川舍行藏與聖
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旣非一事又何始末至若
彼此對待借作副貳如周禮鄉大夫賢能之書內

論語卷末篇

十五

史貳之類與二不同失名氏書後爲人攘竊梓
作已書略見乎左季折衷序中

今其偽書卷二有左季折衷說卽是

吾與女弗如也

許汝弗如終不安包註吾與汝俱不如雖屬
淺說然從來只如此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論衡

孔問篇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
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
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
如顏淵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

臧文仲居蔡節

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曰國君有守龜
又曰家不寶龜故漢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

所得居其曰居者猶藏也守也猶言有藏龜有守
龜也文仲居龜便是非禮故家語漆雕平對孔子
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梲
則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
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
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
節藻梲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
節藻梲並指文仲此事言若禮器又云管仲鏤簋
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亦云旅樹而
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則以管

仲當時亦僭此禮故屢及之是明明一天子禮制
確確鑿鑿毫無虛假乃不曰何也主作婚祭之室
致不學之徒巧爲立說謂龜靜宜山龜潔宜藻真
稚孺笑話聞者掩口矣按山藻禮數見之尚書十
二章所云山龍藻火者皆有名法飾不是祕事故
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
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皆
物數限制之顯然者豈註經者而不可解此

山節者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
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故刻山爲節是刻山形以爲

節非刻山形于節上也集註作刻山于節非是
或謂以山藻媚蔡方是不知若僭則不仁非不知
矣不知僭生于冒昧故曰僭冒冒卽不知銅蔽生
心不顧禮義非知者事也僭成于誣罔故曰僭罔
罔亦不知矯詐欺誣以無爲有知者不爲也故左
傳文二年夫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
誣直指居蔡節稅二事言謂有其器而無其位卽
是虛器若謂僭是不位則文仲三不仁並不及僭
竊一事豈夫子自言而可悖之

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室卽櫝也

論語稽求篇

十七

又曰置室西北隅懸之惟室是櫝故可懸掛季氏
篇龜玉毀于櫝中卽此

自牖執其手

朱註禮病者居北牖下若君來視則遷于南

牖下使君得南而視已按北牖見于儀禮及喪大

記但儀禮士居適寢東首于北牖下牖牆也唯喪

大記作北牖而鄭註云一作北牖則本是牖字而

以形近致誤者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

西正南壁間並無北牖故儀禮堂中北牖謂之牖

而郊特牲以社壇北向君祭之必南向于北牖下

亦稱北牖若北牆開牖是社屋之制郊特牲云毫

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
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
者居其下誤矣石君來視遷南牖下則遍考諸禮
並無其文惟漢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
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扞紳使者南而立致詔此漢
世故事而後漢包咸引之作鄉黨當疾君視之東
首加朝服扞紳之註以其事相類而其文又同故
移彼註此而宋註又移以註伯牛是移之又移矣
且此何禮文也若包咸註伯牛又云牛有惡疾不
欲見人故自牖執手此淮南所云伯牛癩者與鄉

論語精義

十九

黨解又不同

喪大記北牖下鄭註一作北牖而唐孔氏疏舊註
音容則明是牖字未有牖字可讀容者此亦一驗
耳

論語稽求篇

三

子節武

集註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又云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明下按春秋傳四字似宜無誤但予讀春秋又不然豈別有一傳耶抑猶是傳而讀者又有異耶嘗考春秋僖十九年即衛文之十九年衛人伐邢是時衛大旱十祀不吉甯莊子勸文公伐邢師興而雨甯莊子者甯

論語稽求篇

武子之父也及僖廿六年而文公已卒是年為衛成公元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蓋尋洮之盟也然而甯速者公羊作甯邀即莊子名也則是成公初立尚是莊子不是武子至僖廿八年為衛成三年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所謂盟宛濮職橐饘者皆在是時至文四年為衛成十二年則然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所謂衛使甯俞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三年之前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龔位蓋周制公族世為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

其父儼然以上卿蒞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何荒唐

也詳見子經問十七卷

邦無道亦不止成公被執時且以此爲愚將啓後世巧避之門夫子意中未必如此左傳文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杜預卽以此爲愚不可及又晉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傳暇所推重當時稱爲密武子則愚亦大概在質魯之際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二年問武子別有事跡如此等故夫子言之皆未可知若必以成公被執時

論語卷末篇

二

言亦或故作顛蒙不與強伯之國君及悻悻之訟臣相抵抗故爲輔得免賂醫得脫無非質魯所有事故以云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則是忠果正直臨難不免凡爲臣者皆當然而目爲異事巧題以愚豈夫子意乎

左丘明

孔安國曰左丘明卽魯太史也按漢藝文志

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其本事以爲之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劉向歆杜預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

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作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明指論語左丘明耻之諸句自唐人談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卽其人非也宋程伊川遂謂左丘明古之聞人而朱氏用之亦遂分論語左傳爲兩人然實無明據且未嘗言作春秋傳者并非左丘明也至明嘉靖間有季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維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

論語稽求篇

三

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而謂丘明受經于仲尼豈不謬哉又云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歷律而仕漢爲淮南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撿拾而成之者乎當時隆萬間有失名氏書名左季折衷取左傳與季氏私考而折衷之有云據史稱張蒼好書博問遂律歷之學史遷作別傳尤備使蒼爲此書則史遷同時未有不聞其事者肯聽之冥冥反曰

左丘明無目作國語乎且漢武初年河間獻王好古書購求聚殖多至五百餘篇而左氏春秋在焉則左傳之出不後公穀特以未立學官致史記儒林失載故劉歆移書太常讓諸博士專欲立左氏學官正以左傳非後出也是以觀武紀則知左傳與尚書毛詩同入河間之購歆書則知左傳與逸禮同藏孔壁是皆蒼及身之事况蒼自秦時爲御史至桓下方書高帝時定章程文帝時爲丞相景帝前五年年百有餘歲則蒼去武帝購書時祇十年間事河間所購號爲古文必非十年間所

論語卷水篇

四

得書寫藏購且果是蒼作則其書出世未久未有書一出而遂能行于鄒魯梁趙濟南膠東之境使諸儒尊信而傳習之此必無之事也又按桓帝時使蔡邕書十三經刻石立鴻都門觀者日車以數千輛而左氏在焉假使當代僞書誰甘尊之與聖經同列如此至唐開元二十五年敕舉進士者試大經詎曰唐以左傳爲大經三言爲一帖夫旣名之爲經而又曰大則左傳在唐時已尊過他經卽有談氏趙氏之疑亦祇謂作經者與論語所引入時世不類或是國人非謂左傳非經且非謂左傳

非左丘氏作也。若其所舉秦官秦臘以斷其爲秦後之書則大不然。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朝傳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矣。人第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二年始有臘名。遂謂虞不臘矣。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以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戰于櫟。皆爲秦後之書之案。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長畢竟創于何公起于何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論與議而茫然無據。但以所見之目爲始則安知其所立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爲斷。是殷助

論語卷三 語篇

五

始。孟子太宰司敗始論語也。且臘卽蜡祭。見鄭氏蔡邕諸說。卽月令記臘。雖自不韋然其中所記無非周制。安知虞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愚乎。若其他妄說又謂左氏卽左史古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經爲紀事傳爲記言。左是左史不必丘明則又不然。漢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語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自古帝王靡不同之。而荀悅作中鑿亦云。朝有二史。左記言右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此明明以

尚書春秋分別言事以尚書典謨誥命單記詞令
春秋單記事實也若傳則事實詞令均有之誰謂
左傳祇記言者此竊漢志語而又誤解之此胡據
亂証也况左右言動亦大概言之原無一定若玉
藻則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安見記
言必左史耶况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丘明爲右
史爲記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
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口授弟子退而異
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
作傳則卽鑿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丘明因右史

論語階未篇

六

也何也丘明據行事論本事非如弟子祇異言也
至崇禎間又有吳繼仕者極左袒季本之說且謂
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自獲
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丘明與孔子同時不
應孔子旣歿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若
此殊不知前人長年者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
所以以老彭爲錢鏗也且人生九十零未爲怪事
季氏疑左傳爲張蒼作以蒼年長一百餘能記前
事也蒼年可長而左丘年不可長更不可解况張
蒼同時有竇公年一百八十歲何有于左丘年之

九十零者凡此皆展轉吹索了無義理不足深辨
適有友舉此而頗惑其說因備及之

齊王籍效謝靈運詩甚相似當時稱康樂之有王
籍猶仲尼之有丘明

必有忠信如丘二句晉衛瓘讀此以者字斷句焉字屬下句作

何字解言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此亦偶然如是

原不足據後見監本北史蘇綽爲周文帝作六條

詔引此句亦無焉字及視他本又不然此不知監

本偶遺抑亦他本增入也然不可考矣

不有祝節施愚山嘗曰是書有三疑而有畢竟不是不

論語稽求篇

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

而輕色則于夫子屢嘆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

矛盾矣二疑也且難免者謂懼害也故舊註皆以

難免爲害如所云懼不免幾不免者世有幾鮑朝

謂無卽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者

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元仲氏曰此寓言也言

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于人鮮有不爲世

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善質直捷明白蓋美而善

淫人未有不思疾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

正同故曰難免耶氏疏曰宋朝美而濡時世疾之

正此義

人之生也直節

人生也直非生理本直也生理本直則罔之生也爲不通矣此生字只作孟子曰生斯世也解謂人之生于斯世與世相接以直道故也若誣罔無直道而猶偃然在人世是倖免耳子曰三代直道而行直道者生人之事舊註以生爲壽終不橫夭雖對幸免言然幸免亦祇免得死耳短長順逆何足知之

觚節

觚不觚者戒酌也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其義寡也古量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

論語集注卷之三

八

而制器者卽因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今名雖爲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酌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按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韓嬰作詩說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者少也飲常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者訕也飲不知節徒爲人謗訕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爲餉觥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是五升而觥觴異稱是禮器稱名其必以義也如此今

淫醜之家飲常過多雖復持觚亦不寡少故夫子
借觚以嘆之若以觚爲稜則稜非器名卽觚亦無
稱稜者如謂觚是竹簡則是竹片供書寫者陸機
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漢書操觚之士皆薄竹方片
可操以寫未嘗有稜也若謂學書之牘削木爲之
其形或六面或八面此卽原涉傳之所謂削牘而
疏者則六面八面俱不記得但此名牘不名觚另
是一物蓋觚非牘名卽操觚之觚本是竹頭瓜稜
之槲本是木旁皆借寫作觚非本字也如以牘爲
觚以槲觚爲觚則夫子方欲正名而先誤此字觚

論語稽求篇

九

不觚矣至若後世花餅亦有稱花觚者此皆非上
古稱名且花觚酒觚並無八面與八角者卽其間
花文有齒有乳有鋸有鏗皆非稜也花觚俗器猶
可以杜撰稱名酒觚古禮器也可杜撰乎

或謂史記有破觚爲圓語集註何不引此作據而
反以木牘花餅爲証宜其繆也不知史記所云指
頑髡之世廉隅盡剝一若破方物而爲圓物者此
如離騷何方圓之能周而規矩而改錯語同此謂
方圓有更變非謂名實有乖反也破方不名方則
難云方不方矣古文語詞有似是而實非者如此

等正須學者考辨之耳

君子博學于文節

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回

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

又在禮也先教諭嘗曰解經須識字于文于此文

也約之卽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謂用禮來

約之以也者用也故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而

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

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

原自如此卽從來說書者亦只如此必欲以致知

論語稽本篇

十

格物克己復禮對待言之此後儒私意耳豈夫子

之旨乎

子見南

子章夫子矢之舊多不解孔安國亦以爲此是疑

文卽舊註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曖

之事况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况與門弟

子語何所不易白而必出于于是且矢之訓誓別無

考據惟盤庚有出矢言句是直言非誓言也

晉樂肇作論語駁謂否是否屈言我之所以屈體

如是者以天之厭絕我也但否無否屈之解且矢

字亦無義

正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卽詩矢歌左傳矢魚之訓祇陳者下告上之詞如臯陶陳謨離騷叩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告見南子何事夫子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先煩記者鄭重記一句大不合

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子所不措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詰蓋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

論語精義

十一

虜正同是明明白文並無拗曲千古疑義皆可豁

然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

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蒯欲張公室以叛

季氏此與夫子欲赴佛肸同意而子路不悅故矢

之此仍是以矢爲誓惟恐見淫失而作矢誓涉暗

曖也乃欲避南子一名而致稱南蒯爲子聖門記

者何便至此

默而識

默識至句集註謂謙言無有仰出則事公卿

節亦謂謙言無有夫然而成之在乎德行見易繫

辭傳然亦非異人之事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見子罕篇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見孟子此並夫子所自任者以自任者而忽謙之聖言有倫不至詭悖至酒函數事此庸之又庸者以此作謙則過卑近調過貶類詐大無理矣故近人有以何有訓不難者如子言於從政乎何有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孟子於答是也何有類但可謂云爾爲公西子說學不厭教不倦爲子貢說皆答詞也今無故而忽自誇一語曰此皆不難則驕言伐德又無是理按鄭康成有云何有于我言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此語又難解夫凡何有作無有

論語集注卷一

五

解言視若無有前所云於從政乎何有類是也此何有于我則又着當有言故云誰則有于我言不爲我所有故康成急着我獨有之句言此我當自有也彼之何有以何訓無此之何有以何訓誰也此非謙詞實勉詞也

子

食於有喪者之側

節二節皆見檀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

嘗飽也一曰弔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雖

不實署夫子名但禮經出于七十子之徒多引夫子事此卽以夫子之事爲禮者特不樂樂字卽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

洛矣然餘哀未忘猶是詩不歌之由固是無礙至
小註引新安陳氏謂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
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此則本檀弓文
而歌字與樂字竟分見者然語滯矣伊川歌則不
哭固非是然曰歌可哭哭不可歌則又不然哀樂
同是情無可偏執儻出吊之後偶奉餼命則宴饗
贈答固亦非哭可謝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曾云
哭不可歌耶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初晴稿
何垣紫庭
凌絡願繼倉較

論語稽求篇

四

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程子謂音字之誤見大全小註不知此

本唐韓退之說而程子遵之蓋唐人論語多異字如宰予晝寢置其杖而芸類若此字則史記明云

聞韶音學之三月是音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集註引劉元城說謂加是假字五十是

宰字以一字誤分兩字者按加我數年見史記假

論語稽求篇
卷四

作借解與加通義然其下文未嘗有宰以學易句

也何平叔謂夫子五十知天命易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恰是五十正義謂

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

夫子受圖之年此皆過鑿無理著朱子據史記孔

子六十八贊易漢儒林傳孔子晚年好易謂必非

五十則不知好易贊易非學易時也幼習六藝便

當學易何兄五十五先學易而七十復好易贊

易未為不可不然夫子序書刪詩定禮皆在六十

八時講前此于詩書禮而未嘗學可乎

或謂五十字可疑者三一謂夫子贊易據史當在六十以後五十不合一謂五十非桑榆之歲何必曰加我曰借我一謂學易無時候不當指定五十據前所云則學易贊易是兩時事其年分不同已略可見矣若後二說則可疑者自在也曰人弟不讀書耳按六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卽古六經也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爲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無時不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云易與天地爲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遞用事是也但古

論語卷末篇

二

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過一藝三五十年至三十而五經已立五經立則五學已具嗣此可以仕矣故四五十爲強仕服官之時非爲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思借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故曰假曰借曰五十此鑿鑿不可易者若六十以後則夫子是時將五學六藝俱自爲剛定繼往聖以開來哲何止于學

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始

如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本親學與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壯而無間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五十以前尚可爲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孔子六十二始刪詩定禮并作十翼而陋儒妄謂七十始學易此皆不學人所云豈所望于解經者耶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三

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爲學與入仕之次第也故學以五十爲斷至

五十七而老至不學矣故曰養老之禮自五十始夫不知老將至衛武公耄而好學此非常例不足難也如三十壯有室將無過此絕婚娶乎又學記自十五入學以後必問一年考校之故自三年五年至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則約有二十四歲此考校之年與爲學之年又不同

然則劉元城所言果無據乎曰何據宋人好作僞好改古文初時人亦以爲非無何而同時之人卽引作據如鄭樵刪禹貢初以爲不然而旋據以解江漢阮逸造關朗易傳明知僞作而卽據之証河

圖洛書此宋人習氣最可笑者盧荷亭嘗云五十為卒自漢至宋註論語者非一至劉聘君始為此言則前此諸儒必依文註解明矣乃以數千年依文註解之書而屈而就之一時一人之言而至今相安恬不為怪何也曰習熟也向使為集註者本依文註解而今有人焉改曰五十為卒則人不共唾而斥之也乎此言良然

先仲兒與三曰魯魚亥豕必其字形俱相類者故曰形近致誤卒與五十不近也案說文五者互也从二从又謂陰陽交互于二大間也卒者隸人給

論語集注卷四

四

事名也古以染衣題識故从衣从十謂衣飾有異色也則試以今文觀之五字與衣字相近乎否乎卽因而觀古文又與兪相近乎否乎母亦宋後陋儒習見草書有草卒字者以卒字合九十為文九字近五故以云則自春秋及兩漢又有草書古經可藏之壁而傳之人者此又一艾子也

子所雅言節

雅言作常言解無據詩書禮為六藝之三凡

學人入學皆言之何待夫子曰常言又曰常言耶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與恒俗迥別謂之莊語亦謂之

雅語詩書固如是卽所執之禮文亦如是此與祭
遵雅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
康成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
可有所避諱此第舉雅言中字音一節耳若孔氏
所云正言不止于是又正義謂舉此三者則六藝
可知此又轉推之言

文莫吾猶人也節

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今言文不也則

意又莫二字是當時成語然不得其解卽邢氏疏
義亦但以無文解之曰吾之無文與人同而已矣
仍不明白爲何等語及觀晉書樂肇作論語駁有

論語稽求篇

五

云燕齊之間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文莫二字
爲成語實証又陳騷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
而相勉若所云努力者輒曰侔莫則文莫文無文
不侔莫總屬成語亦總屬勉強之意故曰文莫則
吾亦猶人猶言吾亦努力但勉強無當以視躬行
之君子則雖欲得之而猶未耳此專言行不言文
舊註謂無文集註謂有文皆非也或曰莫無也作
得母解則仍逐文立義矣雖詩無以下體亦有作
得母解者然莫與無則又轉一詰耳

舜禹之有天下言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爲而

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袵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實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王克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且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正可

論語精義

六

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大哉孔子節

博學而無所成名，非惜其無名也。鄭康成謂

此邦之人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所謂不成一名者，不是無名，言非一技之可名也。故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惟不以一名止則欲執一名無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說自明。自後儒誤認無成名爲無名，脫一成字，雖亦有不成一藝之名語，而論辨不清，遂疑博學是美無名。是惜其于大哉一頌俱抹却矣。南史王僧辯爲梁元帝作勸進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

卽大大卽無所成名上下一貫全無委屈六季時
儒者其說經明晰類如此

太宰問
于子貢

太宰是吳太宰註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則

不然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魋之難是時焉
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太宰則哀六年公會吳
于鄆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與子貢語
其秋公會衛侯宋皇愛于鄆與子貢語則爲吳太
宰蓋公然可知或曰哀六年吳侵陳陳亦有太宰
齋與夫差問答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
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也則或此是陳太宰亦未

論語精義

七

可知第吳太宰名齋而檀弓陳太宰亦名齋似乎
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齋而
納賂則越亦有太宰齋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
不往則此太宰應在吳不在越又公然可知吳太

苗而
不秀

苗是草之始生者不專指穀說文草生曰苗是

也此并不指草專以始生作苗字解與秀實類

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以

苗爲早夭者以止于苗也范史作章八王傳贊曰

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楊子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則以育爲始

生苗較始生又後一節此或不必然然總是生成節次不是草名

唐棣之華章

按唐棣二節舊本與可與其學節合作一章

其又加子曰者所以別詩文也但其義則兩下不接頗費理解惟何平叔謂偏反喻權言行權似反而實出于正說頗近理然語尚未達予嘗疏之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慮室遠也思行權而終不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

論語音義

八

遠之有益行權卽所以自立而反經正所以合道權進于立非權不可立也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于臨歿時遺言囑後使不滌濯不啖歛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禪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則合于道故旣以孝弟信讓通屬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証也漢尚經學卽休徵盛德不以學見然猶能引經酌古一準師說如此今人德不及休徵而言學

則鹵莽自用動失古意蓋亦取是文一再思之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
意且亦非漢後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曰權
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反經
之語實始于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然皆本
夫子是語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
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北周宇文護論云孔子云
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
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惟唐陸贄論替換
李楚琳狀有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

論語精義

九

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
則義之輕重不差若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歷
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此不過一
時一人有爲之言而宋人一聞其說便羣遵之遂
謂權卽是經反經卽非權據贄本論以權衡立義
亦正是相反之物衡者平也錘者垂重之器也然
不垂重則衡不得平衡者正也錘者偏倚之物也
然不偏倚則衡不得正謂垂重偏倚所以求平正
則可也謂錘卽平正非垂重偏倚之物則不可也
若謂權卽是經是錘卽衡矣故淮南子曰溺則猝

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捧父名君為非常之事故惟于溺與祝時一偶施之向使如宋儒者出曰捧父卽常不是反常名君卽經不是反經則將不溺不祝而父可常捧君亦可常名也而可乎

哉

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同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木之思也之註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

論語卷四

十

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奸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處見思反之意

不時

食集註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食之傷人夫世無稻黍李梅不成熟而可食之埋雖非聖人亦不能食生穀啖妖菓也若漢名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萌芽鬱蒸強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此單指蔬蔬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薦蓼今

北方人皆能之並無五穀菓實可令強熟者且強
熟卽熟亦非不熟也予謂此節以經解經當如禮
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暮之節仲尼燕居曰味
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物故舊註以
朝夕口中爲三時而由此推之則如內則春多酸
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
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
豚膳膏薺夏宜牯鱸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
宜鮮羽膳膏臠類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
韭秋用蓼類此爲正解蓋飲食之節原是禮經以
禮解禮以經解經庶幾無悞若謂上文魚餒肉敗
皆傷人一類不成不熟以類相從則下文割不正
亦傷入耶

論語卷末篇

十一

必有寢衣長
一身有半寢衣者寢時所衣卽被也孔安國曰寢
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則是寢衣卽被彼
此互見乃狃一衣字而妄謂祭時所衣誤矣問考
三禮及列代禮志祭服並無寢衣一名且其製不
典無可考據古禮衣長母被上且連裳爲之續在
而鉤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繚戾足
下旣不能衣之就寢然寢後又不可衣于是強解

事者謂長祇半身是半截之衣如裏衣然不知古
經有字俱作又字如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
月類長身有半必長身而又半之非裁及半而止
者此不學人所言杜撰之中又杜撰不足道也
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
身而又半者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
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
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
皆屬異事故兩節連記之今註誤解寢衣反以爲
前後不接竟欲移此節于齋必有明衣布之下且

論語精義

十一

云明衣變食以類相從褻裘狐貉亦以類相從則
夫褻裘褻服何以不類從羔裘玄冠緇衣羔裘又
何以不類從耶

或曰既是衣字必有衣形則大不然古衣字卽是
被字康誥紹聞衣德音卽是被德音繫詞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卽是被之以薪不觀說文釋衣字
乎衣者依也象覆二人之形夫世有一衣而可覆
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然則衣被何以分
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專稱衣故
夜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別之此則釋名之顯然者

疾君視之節

疾君視之東首集註東首受生氣也此又襲鄭註而誤者按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而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而君而受生氣乎

論語精義末篇

十一

加朝服拖紳喪大記云徹襲衣加新衣舊註徹去襲衣而加新朝服于其上正指君來視疾一節則是禮固有之故鄉黨雖記夫子禮儀而通禮亦然如曲禮立不中門不踐闕車上不妄指衿絺綌不入公門檀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朋友死於我乎殯玉藻有疾風迅雷大雨則必變瓜祭土環君賜之食命祭然後祭先以辨羞羔裘豹飾緇衣以弔之狐裘黃衣以弔之九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執龜玉舉前曳踵蹠蹠如也郊特牲鄉人弔孔子朝服立于柩士喪禮寢東首于北墉下類

雖蔬食菜羹瓜祭

孔註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曰祭謂祭

先也卽先世爲飲食者按玉藻曰唯水漿不祭以其太薄也又曰瓜祭上環以其切圓也觀此則瓜

祭二字是以瓜爲祭本薄祭之有名者故與蔬食

菜羹連言之若云雖蔬食菜羹與瓜之祭謂皆薄

祭耳孔註三物則蔬食菜羹不止二物固爲非是

若收瓜作必則并此兩經並見之禮祭而盡蔑之

矣解經者豈宜有此

朱註所引陸氏卽陸德明也德明作釋文極其誣

罔如此必字謂出魯論則何氏集說正魯論非齊

論語精義

十四

論也何親較魯論纂集衆說並是瓜字而陸氏唐

人乃忽作是說豈非大謬按南史顧憲之終制引

魯論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

物彼所引魯論亦不是必字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彌 稿 又初晴 場 臥柳堂 何尊炎卓人

論語稽求篇

五

德行節

史記弟子列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卽接德行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記七十一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才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門列部如此况此時伯牛閻騫輩俱不可考卽再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

論語稽求篇 卷五

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濇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而皇氏亦云各爲一章所爲皇氏者隋周之間江右傳古學者有賀循賀瑒崔靈光皇甫侃等唐儒引經多稱皇氏此其言必有據者若云曾參有若何以不及則此節所記未審爲夫子口語與弟子筆記經貴闕疑不必鑿鑿也

舊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

子稱之爲德行

桓寬鹽鐵論云七十子有名列于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此節爲七十子有名之人不屬陳

蔡時言

孝子

子騫節子騫閔損字夫子似不宜以字呼弟子故近

說書家有謂孝哉閔子騫一何正是人言而夫子述之謂孝哉一言人與其父母昆弟俱無間然初聞之甚以爲當且呼字亦有謂但人不聞言謂是父母兄弟稱其孝友而人無異詞此係朱註新說從來不如此以朱子新說而又襲之解首句呼字

論語精義

一

之意則新之又新反于聖經嘉嘆門弟子大旨涉于佻巧恐未必然按不問句有二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孫其釋此有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間所言無可非問此言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兄弟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劉昭註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此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曾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于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議故舊解如

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
同然俱有義理不然只一言字亦知其所言何事
而曰無異詞是必加以稱其孝友四字則又添出
矣從來人無間言皆作非間解無作間異解者善
無異詞惡亦可曰無異詞是必上文先有善惡大
意而後可以無異泰之若空言無間則假如禹無
間然可曰無異然乎今人熟于朱註急難理辨試
平心探討未有不呀然驚廢然返者此不可有先
見存也故細繹集註或庶如俗說以孝哉一句屬
之人言則下無異詞不必添出特佻巧耳

論語精義

三

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也

孔氏謂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後

不可徒行謙辭而正義謂孔子五十六爲司寇顏

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杜預所謂嘗

爲大夫而去故言後是也孔氏注時爲大夫不知

所據獨先仲氏謂從大夫後與爲大夫後不同不

問在位不在位卽陳恒弑君章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亦不是

爲大夫後蓋從者隨也與爲字迥別隨大夫解作

做大夫謬矣此因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爲大夫故

曰會隨大夫後大夫有事則前乘車後徒行不可

此與陳恒章曰曾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統是一義不然哀公三子豈不知子是大夫必曰吾曾做大夫耶

顏淵死時在孔子去位之後此不必言但伯魚之死亦有言在顏淵後者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

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

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

舊家語本

原是三十一歲坊本訛作二字今俗傳三十二歲謬也觀索隱史記註夫子六十一歲顏淵死集解正義亦云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歲據史記則三

十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

論語卷五

四

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五十六為司

寇行攝相事是年即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

在夫子去位之後所云不必言者此也獨是伯魚

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已

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

諸書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

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

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衛適陳凡兩

往返而復至于衛實為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已

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為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遷

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然而
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兇之
歌獨顏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
在也卽自是以後自楚返衛自衛返魯凡論語所
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
以後七十以前豈有某人已死而尚見行事且載
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
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
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
予祝予而有道窮之嘆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

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間
舛錯所爭確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弟子列傳所云
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而史記一傳寫
家語又一傳寫遂不能辨向使改三爲四則顏淵
前後蹤蹟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剛在
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又
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
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五
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
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值一年鯉死之

論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藏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王肅不必疑矣若闕里志載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時哀公十二年則考究不精誤遲一年而明儒薛應旂作甲子會記載戊午年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顏回卒則欲記魚死在回前而無所考証妄為潤載且沿闕里志并孔子年譜之誤如此又何足記也

屢空

數至空匱豈常時不容匱耶空者窮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作不宜窮我師解古貧窮本二義而時俗通語卽呼貧爲窮此正本空字而兼其義者

論語卷五 卷五 曾未篇

六

益家有虧匱身有缺乏歎也亦貧也生計無去路窮也家歎無日羸生計有時絕故曰屢空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觀其用屢空二字而加無人事于外一句正窮之義

子在陳絕糧子路問亦有

窮于子曰君子固窮窮字正同

克禮

克爲仁復馬融以約身爲克已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

克者勝也已者身也言勝已之私也此本楊子雲勝已之私之謂克語然亦謂勝已之私必于已字下添之私二字未嘗謂已卽私也集註以已爲身

之私欲亦不純以已註私而承其弊者淵曰已私致字書註已作私引論語克已爲証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卽以論語言人無二已現有爲仁由已已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已亦不必是勝已私也夫子是語本引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問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據此則克已復禮本屬成語夫子一引之以嘆楚靈一引之以告顏子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

論語卷第五

七

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何嘗有已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已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已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已以用人仰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已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已自下直作卑身作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益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培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已自尅不必戰勝况可添

私字也

天下歸仁焉

歸仁即稱仁與上句為仁為字同若云效其

速而至大則嫌于歸來矣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

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

是名謂之義此真善于釋歸字者先教諭云天下

要之只是稱名之意漢長安令楊典說史高將軍

誠名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韋太后詔稱太

尉鄧彪海內歸仁為羣賢首言不亦甚夸大然而

不嫌于僭悖者祇稱名也若稱名則并不言效亦

乎蓋微矣微與助無別皆什一法其改名微者以其通貢

助而言也宋註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不知出

自何書公然註經以行世猶且自為疏曰微則八

家並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

私取其八又曰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未

可知也此等說皆可怪之極按春秋宣十五年傳

云穀出不過藉所云藉者正是助法杜預所謂借

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

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微仍是助故當時

亦即以藉名微即公羊穀梁亦俱曰什一而藉並

無他義若其名微之意則後漢陸康傳曰微者通

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舊註引鄭康成

說亦只云微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惟周禮匠人註

論語卷五 借米篇

八

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謂畿
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內郊
外而通其率爲十取其一則徹之爲通亦只是通
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下諸通字立義已耳若通
力計畝則公私內外皆可不立夫畝終同皆可不
設但通九百畝作一區而治之收之可已孟子所
云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田同養公
田何居豈孟子所言皆商制與且穀梁傳云古者
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
則非民所云非者謂責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

論語精義末篇

九

私不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
以罪吏若通力合作則公私無別旣無稼善不稼
善之殊而計畝而分又安見公仍還公須罪民私
仍還私須罪吏乎且漢後儒說或涉影響若春秋
左氏公穀與孟子則皆周人况孟子卽經也孟子
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云上農
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穫有差等故以云使
通力計畝則耕時何不足收時何不給合作則夫
無上下均分則食無多寡矣此真礙理之甚者若

此等雖非杜撰亦不可也

趙岐註孟子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曰貢

耕七十畝者以七畝作助公家之耕曰助耕百畝者徹通十畝以爲賦曰徹則貢助徹但異名而實則法此與春秋傳孟子及諸儒之說又不同

樊遲未達至未

先教諭曰樊遲未達未達知也謂知當不止

知入也舉直錯枉能使枉直知人若是其大也母

易視也遲何子夏述其語仍疑知也謂知必不止

舉錯也富哉言乎富者廣也大也仍曰舉錯如是

其大也母易視也蓋遲本仁知並問而未達以後

則專問知故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從無知

可妨仁仁是全知之說學問多對待總不相妨愛

論語卷末篇

十

不必礙惡舉不必礙錯原未嘗于仁知各見處設

調停也若謂不仁者遠便是說仁毋論行文偶及

不宜錯認九經親親非親親爲大之親而卽以兩

賢論一則未達者妨仁也忽并已所未達者而亦

忘之而單口問知一則所問者問知也如鬼如神

便能知問知之外必不止問知而當復有仁一過

于冥頑一過于神靈一則忘已往一則識未來恐

二賢生質其相去不至如是

先之勞

先之先民也勞則勞誰乎先仲氏曰經凡之

字俱有所指孔安國解此謂先導民以德使民信

之夫然後從而勞之則兩之字俱屬民解且此是
聖門習語如夫子贊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子
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也若無倦另是一意
先勞是不迫于始無倦是不懈于終一不銳往一
不惰歸一不苛于民一不恕于已更不必兩作粘
合說亦甚妥但孔氏于無倦節則又屬先勞解謂
行此土事無倦則可且舊解亦多如此如晉武帝
泰始四年下耕籍詔有云先之勞之在于不倦可

驗

必也正名乎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不知何據竊謂其事可

論語精義

十一

疑有未易遽論定者按春秋定十四年爲衛靈之
三十九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子出奔宋至哀公
三年爲衛靈四十二年衛靈將卒兩命立子郢子
郢兩辭之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
曰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乃輒甫立而晉卽納
蒯聵于戚戚者衛地而衛人拒之是時夫子適返
衛其子弟如子路子貢高柴輩又適俱仕衛衛侯
欲得子爲政故有此問然考其時晉納蒯聵在衛
靈告卒之後尚未告葬卽或夫子至衛時在告葬
後然春秋列國例書葬卒並無書告附告祔及在

主入廟諸文其禰靈與否非所預聞如謂既葬之後卒哭作主必將遷靈于禰廟而奉祀之故不父贖而禰祖則卒哭作主但禰祖廟必三年吉禘祫高別寢然後遷新至于禰此時之禰猶是靈公所祀之襄公也在靈無禰名其不必正名固也且夫不父其父者非謂其繼祖而易以名也從來祖孫傳重不礙稱名成湯既崩太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為湯後然不為無父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則桓王嗣立越洩父而作平王之後然不為不子故鄭康成註儀禮有受國于曾祖者謂

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則孫受國于祖若兩世有故不立即受國曾祖是以國君傳重有稱為父後者有稱為祖後者有稱為曾祖後者夫既稱為後則必越祖父而直繼之誰謂祖孫相繼便屬非分蓋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嘗考周制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工史書世者謂書其世系而次第之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于宗廟之禮則有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者則以天子諸侯立高曾祖禰四親廟所云顯考皇考王

考以及考者大抵祖禰四親先有其名以立廟而廟名一定則又隨後君之入而隨予以名假如入

考廟而為卑者則卑亦名禰魯僖嗣閔卽禰閔雖

兄禰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為尊者則尊亦名禰桓

王嗣平卽禰平雖越太子洩父勿忌也然且出此

名順春秋名反此名逆孔子譏季文子繼逆祀踰乎此卽名

叛公羊名此豈人之無良忘尊親而廢禮教哉以

為廟有定名雖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也

乃以不定之名聚之以一定之實而名仍有定世

信以為孫既禰祖卽稱祖為父也哉太甲奠殯而

論語卷五 齊末篇

十三

卽位以禰成湯然書稱祗見厥祖其為祖名如故

也桓王禘平王子廟秉鬯事禰而詩稱桓王之妹

為平王之孫其為孫之名未嘗亡也是以左傳靈

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聩為子也然

而國語稱納蒯聩時聩禱于軍中曰文祖襄公昭

考靈公則蒯聩未嘗不父靈也然且哀十六年聩

甫返國卽告于周曰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則不

特父靈且并南子亦母之若聩之子輒則渾良夫

謂聩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輒也輒之父

聩則藉圃之難輒將出奔時蒯聩已死卒輒勸輒

曰不見先君乎是父賁也然其哀十六年崩賁入

衛而旋見弑于已氏至般師子起兩經纂立夫然

後輒復返國益賁非公奉賁于禰廟而祇事之越

七八年乃又復出奔而客死于越是輒固嘗禰父

者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父也非禰

也名有然也後之禰父以般與起未成君而父成

君也父成君則君也禰也而實考也考廟即禰廟父死稱考

名有然也故輒之得罪在拒父不在禰祖而人之

罪之當責實不當正名自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

祖禰為可易者先禰而後祖躋僖而降閔見春秋毛氏傳

漸有攙未立之君而入太廟如明世之祀與獻稱

睿宗者世宗以生父與獻王入廟加廟號見明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正

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為可易者襄仲之

子繼襄仲之長子而稱兄為父稱父為祖東門襄仲死宣

公陽氏仲經書仲遂卒于垂是也其後季文子逐襄仲子歸父而歸父弟仲嬰齊繼之公羊昧賜氏

之故誤謂嬰齊氏仲必稱父為致宋濮王明與獻祖故以王父字為氏遂致大謬

皆請改皇考之稱而稱皇叔父以至大禮決裂千

載長夜者見子駿議此不可不察也

然則正名何居舊誼引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

名也考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藝

論語稽求篇

十四

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鈇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尹文子與宋鈇游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向游于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尚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凌尋失真至晉時魯勝註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

論語卷五

十五

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割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無非是名如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名不可言王莽傳云臨有兒而稱太子其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是過禮也雖名爲孝而不可明言以爲法故禮不興後漢薛宣子况爲博士所毀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確有云孔子云必也

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乎禮樂
與刑罰者兄春秋以義正名凡列國興師如討貳
服叛收奪報怨之事皆須有名故宣二年秦師伐
晉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侵蔡伐楚當時稱其
有名而檀弓吳侵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
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關於正
名者尤急意者夫子返衛則適當衛人拒輒彼此
媾兵之際而案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
不謂之拒父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若名
不正以下則又汎言百事之名以折之蓋拒父一
事第使隱悟不可名言耳

論語精義

十六

或謂拒父與師其不正之名顯然在人有何疑議
而猶待爲之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名言之未
易定者當哀之二年出公旣立而是年是月晉卽
以趙鞅率師納蒯賁于戚衛人以爲蒯賁不子旣
笥罪先君而又乘先君未葬與師入寇義不可納
故奮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爲輒不當私順
親心納父不拒蓋古有孫從祖之文且廟制明白
爲明穆自爲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穀
梁于蒯賁納戚傳曰納者內勿受也勿受者輒勿

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勿受，以尊王父也。公羊于齊國夏，衛石曼姑，閻戚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蒯賸無道，靈公逐蒯賸而立輒，輒可以立乎？曰：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于子也。言用祖命拒父，正是父道之得行于子處。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立君是王事，讓父是家事，為社稷重而拒。父正，是君之得行于子處。故當時衛人羣然以拒賸為能事，其拒賸也，并不曰為輒拒父，而曰為靈公拒逆，雖聖

論語精義卷五

七

門弟子皆以為然。子貢使吳子路結纓，恬不為怪。故子路子貢並有為衛君之問，惟夫子隱以為非。在為衛君章，風其退讓，在此章則示以正名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輒固未嘗受命于靈公者也。據春秋靈死之歲，曾謂子郢曰：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然其時又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此言。君立後，當以禮與夫人。卿士同之。今君命私命耳，祇取辱也。是當時立郢之說尚是私命，更無他命。命輒可知及靈卒而夫

人曰君命郢爲太子郢不受曰君沒于吾手若有命郢必聞之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既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于是郢以已意讓贖子曰且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所謂輒之立受之主父者毋亦有未然者耶則所謂輒受王父命不當受父命者毋亦有未確者耶則夫爲先君拒逆王可廢親國亦可廢家者母亦有可疑而不可盡信者耶夫如是則師出以名拒父與其不謂之拒父之師與此皆夫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敢明言者若夫公羊所云石曼姑受命

于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豈有南子不受顧而曼姑反受顧者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爲飾之非實錄也蓋衛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蒯賁入戚而衛人拒之其相持之久至十二年所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衛則此時名義未決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誠是要事此則度之時審之勢質之義理証之諸經傳而斷斷不爽者若猶未是則請後之好學者併駁正焉

夫子爲衛君章從來亦不得解但以父子爭國與兄弟讓國相比較雖常人猶知之何待由賜正以

王父命與父命比較王事與家事比較則急難明耳蓋齊受父命輒受王父命輒未嘗異齊也夷遵父命贖不遵父命是贖實異于夷也夷讓齊亦讓是讓當在贖也贖爭輒亦爭是爭不先在輒也况叔齊之讓祇重親私衛君之爭實為國事蓋親不敵王家不廢國萬一夷齊並去而二人相對惟恐國事之或誤而稍有怨心則必為衛君而不謂其並無怨也如此則二賢之問當鋒對而解悟捷至客隱顯極為可思然且二賢終不去衛一為之使而一為之殉則當時之為輒而拒贖為何如者况

論語卷五 晉未篇

十九

衛人也

集註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此是六年所云十年亦非是

07686

父命與父命比較王事與家事比較則急難明耳蓋齊受父命輒受王父命輒未嘗異齊也夷遵父命贖不遵父命是贖實異于夷也夷讓齊亦讓是讓當在贖也贖爭輒亦爭是爭不先在輒也况叔齊之讓祇重親私衛君之爭實為國事蓋親不敵王家不廢國萬一夷齊並去而二人相對惟恐國事之或誤而稍有怨心則必為衛君而不謂其並無怨也如此則二賢之問當鋒對而解悟捷至客隱顯極為可思然且二賢終不去衛一為之使而一為之殉則當時之為輒而拒贖為何如者况

